



简雅语文专栏
JIANYAYUWENZHUANLAN



【学生作品】

风寄我思

邹平市明集中学 刘淑琰

南风知我意,寄念致远方。——题记
童年最快乐的记忆,莫不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快乐时光。

一张方桌,两张板凳,一台小小的收音机,一个抱着我哼歌的人,就是我的全部。

父母工作忙,总是把我放在奶奶家。奶奶不识字,但她会“魔法”。一枝柳条,在她手里会变成草帽,一根狗尾巴草,上下翻动就会变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蝓蝓。她是拿着画笔描绘色彩的画家,为我灰暗的天空涂上明媚的蓝色,弥补我心中缺失的爱。

总记得,奶奶喜欢带我到田野间吹风。看日出日落,云卷云舒,看玉米生长,看昆虫搬家。我的手被紧紧抓在手里,仲夏的凉风吹走炙热的焦虑,橙色的黄昏相拥薄荷的傍晚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慢慢拉长,耳畔掠过一阵温暖的风,风里夹杂着农作物成熟的清香。

回到家,奶奶便端出晚饭,一阵风卷残云过后,我惬意的依偎在奶奶的肩上,在奶奶的歌声中逐渐进入梦乡……

我们就生活在奶奶的小房子里,日落而息,生活简单。

随着奶奶年龄的增大,她的腿疾一天比一天严重,而我却一直忙于毕业班的学业无法去看她。终于等到一次考试结束,爸妈终于允许我回老家看望奶奶,我表面风平浪静,内心却十分焦虑。途中我坐如针毡,一直紧张的搓手,心里挂念着奶奶:她自己在家生活可好,腿有没有康复?

车终于在那个熟悉的路口停下了,可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并没有向往日一样在门口迎接我的到来。我一路小跑进了门,奶奶正在做晚饭。因为腿疾,她的腿总是一瘸一拐的,转身拿东西也十分不方便,桌上只有一碗简单的小咸菜。岁月在她脸上、手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,往日那个在我看来高大的身影弓起了腰,瞳孔也开始变得浑浊。我的视线慢慢模糊,忍不住一下子过去抱住她,眼泪终于忍不住冲出眼眶。

饭后,我们又一次走到田野里散步,耳畔的风依旧那么轻柔,带着田野间独特的青草香。可我觉得有什么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我抓着奶奶的手,盯着地面那个已经比她高一个头的影子,心中五味杂陈。

临走时,我不敢回头看,也不敢回头看她站在门口看我远行的身影。我知道,随着车轮慢慢远去,不只是树,是风,是田野间的芳草香,渐渐远去的更是老房子,是童年,是我和奶奶之间的回忆。

如果雨能承载,如果风能寄托,请将我的思念带给她。

(指导老师:巩革)

【教师作品】

广场上的邂逅

黄山实验初中 徐霞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正如诗句所吟,清明前后的天气往往是这样的。即使不下雨,人的心也会是湿漉漉的,略带感伤的,幸好习俗里还有踏青。望着窗外的桃红柳绿,不禁想起那个没有“雨纷纷”的清明。

那天,我们一行六人到家附近的广场上游玩。走到广场东侧的鸽子笼边,我们驻足观赏起那群白鸽。看她们或起或落,舒展的双翼,娇美的容颜,优雅的举态,全被雪一样的白所包裹着,绝无杂色旁逸斜出,我不禁有想上前抚摸那丝绸般润滑的冲动。看着它们,心中蓦地就像飘扬了一夜的冬雪,宁静、纯洁、淡定,仿佛自己通体被圣洁涤荡了一般。

正沉浸其中,姐忽然指着不远处说:“快看那一对,它们始终呆在一起,我看了它们好长时间了。”定睛望去,真的是卓然而立的一对,娇小优雅的她迈着方步在先,健壮挺拔的他紧随其后,他的颈胸贴着她的后翼相拥而行,护卫似的他还不时地亲昵地用喙轻轻地啄一下身边的她。它们旁若无人地在鸽群外行走,似乎正沉醉在优美的华尔姿中,不为周围所动。

忽地不知谁往笼子里扔了一块香蕉皮,似大难临头般,鸽子们“扑楞”全展翅而起,像被风吹散的白云,随意飞散开去。再去寻找那对儿,想必早已被这惊吓分开,各自飞散了吧。可它们还是用紧紧相拥捕

捉了我的视线,仍旧是相伴而行,仍旧是那般神态,她高傲矜持,他心无旁骛,仿佛刚才的“惊乍”没有发生在它们的世界里,似一对粘连雕琢的玉翡翠,只是从地面移到房顶,从房顶安放到笼沿上,从笼沿上迁移到窗檐上……但无论何去何从,始终不分不离。

不远处的广场上来了几个要拍摄留念的青春女孩,摄影师便往地上撒了一把玉米。于是乎那些鸽子像接到命令般,齐刷刷地飞拥而至。再去找那对儿,他们竟然也如约而至,令人惊叹的是,他们并不像其他鸽子那样忙于啄食,而是在鸽群外围悠然地散步,依旧是一前一后相依相偎。外甥女刻意地走近它们,试图把它俩驱散,却见它们竟相伴向远处飞去了。

是热恋中的情侣,还是父亲对即将临产的母亲的庇护,抑或是绅士对意中人的追逐,这般爱恋,这般难以割舍,如胶似漆,始终不离不弃?

“噢,快看,那对小可爱到林中幽会去了!”姐的一声惊呼把我从猜测中拉回来。回神凝望,它们果真离开了喧闹的广场,径自在荫庇的林丛中逡巡,远远看去那一小撮白得醒目,耀眼,凸显在枯叶坪上,再也不理会世间的繁杂,似乎那儿是它们寻觅已久的伊甸园。是啊,这短短的大半个小时,它们历经了太多,需要相互抚慰啊!

正要转身离去,忽然一只不知趣的鸽子竟从他处飞来,落在它俩不远处,顺而尾随其后,是要在这儿乘凉小憩吗,还是其他别的原因?难道它们也要上演一场爱情纠葛吗?外甥女觉得好玩,拿着数码相机不停地为这三位录着相,想探个究竟。我却不忍再看,更不敢再看。

小说《因为女人》中的柳依依兀自跳了出来:一个满心期望着美好爱情能开花结果的纯情女大学生,把执子之手、与子携老

的憧憬当作一生的追求,最后却被残酷的世俗剥离得体无完肤,心如止灰,成了一位满腹哀怨的怨妇。在中国式传统爱情观受强烈的物欲横流冲击的漩涡中,该何去何从,终情归何处?难道“坐着摇椅与你一起慢慢变老”的浪漫真的是永远的童话?这是依依用自己的不甘与无奈换来的对世人的叩问。或许作家闫真写的有些以偏概全,但却无法避免地成了我心底的一个死结。带着几丝悲凉回望丛林中那依稀可辨的一小撮白,真的希望它们能异于尘世中的种种悲喜剧。

虽然离去,终究不放心那踟躅在树荫下的三只白鸽。到网上查看一番,我终于释怀:“鸽子是‘一夫一妻’制的鸟类。它长大成熟后,对配偶具有选择性,一旦选中就感情专一,形影不离。不像其他家禽那样朝三暮四。生产性能好的雄鸽还具有‘驱妻’行为,若雌鸽离巢时,雄鸽会追逐母鸽归巢产蛋。鸽子结为夫妻后,公母鸽都参加营巢、孵化和哺育幼鸽活动。而且‘鸽子在丧偶后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感情康复期,才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……’”

蓦地,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动:“感动中国”中的罗映珍,用一个传统中国女人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的是不离不弃的坚贞;那对“夫妻鸽子”用最单纯的方式告诉世人——简简单单、平平淡淡才是真;相依相伴,一直到老就是爱。

世间的爱有多种,但无论哪一种,都是单纯的情感,那又何必再给它连赘太多的负重呢?

【学生作品】

我的青春摆渡人

邹平市焦桥初中 李青林

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,谁会是你的灵魂摆渡人?——克莱尔·麦克福尔

他有着魁梧的身躯,宽宽的肩膀,饱经沧桑的面庞,渐白的乌发,深邃的双眼,一双布满老茧的粗糙的手,穿着一身黑色的沾满白点的工作服,一双黯淡蒙灰的皮鞋,这就是我的摆渡人——我的父亲。

我的父亲,一位名副其实的装修工,兼职农民。父亲为人忠厚老实,有着不错的人缘,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“老李”。搞装修并不容易,每天天刚亮,太阳还没睡醒,父亲就已经赶在工作的路上,太阳下山之后,才赶回家。父亲日复一日的辛苦工作,支撑着我们的小家。

父亲没有上过大学,于是把这个愿望寄托给了我和姐姐。父亲读过

高中,但因一些变故,没考上大学。听奶奶说,父亲很用功,但在高三那年,爷爷在工地上伤了一只眼,住进了医院,父亲为了照顾爷爷,这才耽误了学习;听父亲说,他在高三那年迷上了足球,贪玩了,导致学习成绩下滑,没考上大学。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,父亲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。

父亲总说,如果老天爷再给他一次机会,他一定要考上大学。小时候,对这句话不以为然,如今即将冲刺中考,才渐渐领悟,这句话中包含着的不仅仅是悔。他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勉励我学习,常说如果我考不上好大学就干脆回家来种地。他的教育方式和别人不一样,在我贪玩时,他不但不“劝阻”我,而且还“鼓励”我,说让我接着玩,我很容易就能察觉这是在讽刺我,在这“鼓励”下我反而不想玩了。

父亲不让我“死学”,要“活学”。在即将中考的这一年,更是要让我“活学”。我认为死指的是死板,活指

的是灵活,但什么是死板什么是灵活呢?我无从知道,但感觉意蕴深刻。他曾告诉我,学习并不难:有两位考上北大的小伙子,在高考那年他们仍悠闲自在打篮球,不是因为不学习,而是他们有适合学习的方法,这才是会学习的人,会学习的人,劳逸结合事半功倍;不会学习的人,忙东忙西事倍功半。

慢慢前行中,难免会迷失方向,但父亲就像一位引路人,领着我走上光明大道。父亲比我走得远,他在前方为我开辟道路,并回头告诉我,要勇敢地大胆地向前走。

青春的路上虽然会有磕磕绊绊,但却是最适合我的方向;青春的路上虽然会有黑暗环绕,但总有人为我点亮前行的明灯;青春的路上虽然会有艰难险阻,但却有位摆渡人为我护航。这,就是我的父亲。

(指导老师:杜向涛)

